



羅湖橋上總是那麼多人，向北面擠去。男的女的，吵吵嚷嚷，不是吆喝小孩，就是爭論些無意義的瑣事。他前面三個拉著手拖車的女人慢慢走著，議論著深圳的物價，使焦急的他，無法踰越。他垂首望著她們的手推車，包紮著長方型的物體，雖然上面蓋了衣物，但憑經驗他知道都是一些電器，更知道其中的利潤。他不期然望向自己身旁的手拖車，沉甸甸的，想起今天下班前的一陣子忙碌，益發覺得勞累，如此吵鬧的環境，沉重的物品，使他厭倦、難耐。但這些都需要忍耐。

今天查通行証的人龍特別長，他前面兩個男子在談話，其中一個正抖動著一條腿，另一個剛掉過頭來，望向身後的龍尾。他嗅到那濃烈的煙味，幸而那男子很快將頭掉回前面。

「有什麼方法甩掉現在這個女的，去跟另外那女的一起呢？不甩不成啊，因支出太大。」其中一個問。

「現在不是很好嗎？兩面住家，喜歡往那裏都可以。」另一個答道。

他拿起手提電話，想打給阿嬌，不知道她來了外面關口等沒有？想想還是把電話放下，何須如此緊張呢，他想，東西已帶來，錢也帶來，她一定比自己緊張，早已在外面等候才對。

「你不知道，不但要付錢給大的，還有一個小孩今年要上學呢！」那男子抱怨道：「聽

她說可能肚裏又有一個呢，明天看報告，希望不是真的就好了！」

他摸摸口袋裏的錢，盤算著待會如何跟阿嬌解釋無法帶多些錢過來，很後悔當初答應阿嬌增加小孩的生活費用，但想起小孩子如此可憐，這些基本生活費用跟教育費如何能省呢？

最緊張的時刻正是過檢查站的時候，每次經過這裏都無法控制心跳加速。只見他口中喃喃，戰兢兢地拉著手拖車，突然關員指著他，要他過去檢查。

幸而關口另一面正起哄，一個關員與兩個旅客在對罵，其他關員分從各面擁往，要檢查他的關員也棄他不顧。他趁此機會不敢多留，匆匆離去。

他剛出關口大樓，即遇到迎面而來的一個女人，年約五十多歲，他喊一聲「阿嬌」後，便從口袋取出信封一個交給她：「對不起，欠你二百元，待下星期還你吧！」

「不要緊」阿嬌道：「很感謝你，那些孤兒都很想見你，多年的助養，他們真的無限感激。」

「改天吧」他答：「明天還要當早班，我馬上要回去啊！這裏都是你要的東西，你看看吧。」

他打開手拖車的袋子，只見內裏很多書，最上面一本正是紅封套金字的「大乘妙法蓮華經」。